

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鄭耀章

新冠病毒睜開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國家。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了自己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國家之後。我們對自己很生氣，然後制定了一些規定，凡不遵守衛生規程的人，將在公共場所受到懲罰。如必須清掃人行道，清理排水溝等。

社會懲罰是基於使違法者在眾人面前感到恥辱。據認為，在人群面前受辱的人會悔改，希望這是真的。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跡象表明，因為我們實行紀律使民眾的恥辱感有所增加。記得在肅貪會（KOR）所發生的事，腐敗嫌疑犯穿著橙色背心（監獄背心），他們感到害羞了嗎？不，囚犯還高興地向新聞記者揮手，還可以使他們有機會在電視上亮相。事實，肅貪會的背心已被當作上電視表演情節劇必穿的戲服。

然後還有更愚蠢的懲罰，將違反健康規程的人放進棺材，靜坐10分鐘。可以使人們害怕死亡的懲罰被認為是有效的。但這也是錯誤的。棺材變成違反健康規程者的玩具物件。實際上我們可以从人們很高興的用他們的手機拍照，看出違規者把棺材看成娛樂道具。似乎讓違規者幻想自己曾經在棺材中經歷過一段生活，這成為違規者一生中也許只有一次的奇怪的情節劇。

違規者甚至上了報紙的頭版，各報都廣泛報導了把違規者放進棺材的判決。這也成為大流行期間情節劇新聞報導的版本。但是，棺材的懲罰突然消失了，沒有說民眾再見，也許是執行者突然覺悟了或突然感到尷尬。

因此，令人感到羞恥不是立即執行紀律的有效懲罰。確實，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萬靈藥能夠將一個國家的許多人包括兒童，迅速轉變為紀律嚴明的生物。人

類不是鐵，可以趁熱時立即進行鍛煉。

紀律包含兩個主要素質，即對事情的反應和對他人的尊重。反應意味著有快速的回答，快速採取積極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好像在做白日夢。忘記了自己前進的方向。在他身後排隊的人禮貌地告訴了他。由於有“回應”的能力，排隊者可以繼續向前發展。

紀律也包含尊重，尊重的品質。插隊的人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當然在大流行期間不戴口罩，就如開會時遲到一樣，是不好的示範。

新冠病毒繼續奪去人們的生命，我們感到哀悼。公眾已經把它當成一種常態，死者立即被從醫院帶到墓地。因此，當雅加達省政府秘書塞富拉的屍體，被帶到市政廳以受到最後尊重的儀式時，便遭到人們的批評。

雖然塞富拉的屍體仍留在靈車中，離出殯儀式和送葬者較遠，但這事件已違反了現有的規定。

這對社會大眾是不好的例子。誰不願向自己已故的家人致以最後的敬意？為什麼只允許官員如此做？而禁止老百姓不可以做同樣的事？難道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實際上，雅京省政府秘書的遺體被送到市政廳事件，已違反了健康規程的兩大原則。即反應性和尊重原則。將屍體帶到市政廳表明，雅加達省政府的行為是不負責任的。這是市政廳式情節劇的另一種形式。

回應性和尊重性這兩種品質不能同時得到體現。如果僅僅因為在公共領域對軍隊和員警的監視而必須遵守，就不可能根深蒂固。守紀律不是因為恐懼（恐懼因為有員警，或違反交通標誌），而是因為對自己內部和外部都應該有反應力和尊重。

這種即時的紀律只適合大流行病，在大流行過後就消失。我們將回到一個沒有紀律的國家。因此，最好考慮建立一個根深蒂固的學科體系，將紀律包含回應能力強和尊重人的特質繼續下去，

這是漫長的過程，但切是必須面對的。
☆ ☆ ☆ ☆ ☆ ☆ ☆ ☆ ☆ ☆

不要被候選人透過 虛擬社交媒體包裝 所矇騙

從9月26日開始，2020年的地方首長選舉競選活動將持續71天。競選活動是提供地方首長候選人向選民發表其願景、使命和計畫的活動。

2020年地方首長選舉有71天對候選人參選，他們將通過虛擬競選活動向選民宣傳其政見。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候選人不能直接向選民面對面的宣傳其政見。

而是可以採用互聯網（Internet）的網路虛擬活動。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在互聯網的交流。

當前正在發展且使用量很大的社交媒體類型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Whatsapp 等。

社交媒體的使用實際上使印尼建立了使用公共空間表達的民主的競選方式。植根於公共空間的這種民主活動被稱為協商民主。

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認為，在公共領域，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進入和參與演講，而沒有任何導致達成務實協定的強制壓力。公共領域成為人們重新認識人性的舞臺，他們的意見受到尊重。

虛擬戰役的關鍵在公共領域的個人自由。地方首長候選人可以藉此包裝自己和傳達政治意見更具創造力。但是，可以理解的是，由於年齡的關係，有些候選人還不能適應。

可以考慮內政部長鐵托·卡納維安（Tito Karnavian）的提議。候選人使用虛擬活動組織者（EO）。虛擬活動組織者可以設計有限的面對面虛擬活動，這些活動實際上通過廣播連接到社交媒體網路。